

專訪》第三波台灣文學大爆炸的召喚術——楊凱麟、潘怡帆、莊瑞琳談《字母會》 | Openbook閱讀誌

openbook.org.tw/article/p-748

2017年9月13日



由左至右依序為：衛城出版總編輯莊瑞琳、《字母會》總策畫楊凱麟、《字母會》評論者潘怡帆
小說家如《復仇者聯盟》中的超級英雄般組隊打怪！

擁有駱以軍、陳雪、童偉格、顏忠賢、胡淑雯、黃崇凱等豪華陣容的《字母會》出版計畫，於今天正式啟動，預定陸續出版由A到Z等26冊——每一本都是一個字母，一個字母代表一個哲學詞彙，每個成員都根據此一詞語推展一短篇小說，集結成字母書。

Openbook編輯部採訪字母會背後，那有如超級英雄幕後推手「神盾局」的存在——總策畫楊凱麟、評論者潘怡帆以及衛城出版總編輯莊瑞琳。看他們如何成為小說家們的堅實後盾，並對《字母會》系列出版品，帶著什麼樣的期待與壯志。

■一切的開始，是《偶然與巧合》

字母會如何遇見《短篇小說》？戴著漁夫帽的楊凱麟表示，一開始是他們與印刻出版洽談字母會計畫，對方非常感興趣，願意合作。後來，碰巧《短篇小說》轉到印刻手上，於是，字母會就附身也似地借用了《短篇小說》的形體，開始連載。楊凱麟露出帶點神秘氣味的笑容，「其實就是一個機緣。」

我追問莊瑞琳，衛城出版又如何與《字母會》產生連結？眼底金光閃閃的莊瑞琳想了一想，「偶然。」具體而言，是怎麼樣的偶然？衛城成立6年來，出版非文學、人文社科的書籍較多，面對台灣社會的巨大變化，莊瑞琳特別有感，「我以為眼下台灣的許多困境，都跟文藝精神的衰弱有關。」

2016年莊瑞琳出版了詩集《神祕的季節》，自陳對文學念念不忘，也因此認真地想要重新規劃衛城這個品牌跟文學的關係。恰好此時，字母會成員胡淑雯主動聯繫。莊瑞琳說：「瞬間，有一種心想成真的感覺。」



《字母會》成員，上排左起依序為：黃崇凱、駱以軍、陳雪、童偉格、胡淑雯、顏忠賢（衛城出版提供）

那麼，評論者又如何轉進字母會計畫？純哲學出身的潘怡帆，一直保持自然高雅的微笑。她博士時期做的是哲學與文學的跨域研究，主要探討文學如何介入哲學，潘怡帆說：「哲學與文學的語言是相通的，但哲學是解決問題的思考，需要一致的溝通管道。可是，文學卻專門處理各種意外狀況，以及分歧的可能。」

當代人的生活愈來愈單一化，說話語氣總是近似，走進書店多半也被「可以普遍被看懂的作品」所圍繞，潘怡帆認為，文學是沒有其他可能性的社會的出路，讓世界不會過度統一，擁有分歧的自由與美麗。

她講到和字母會成員相處的經驗，「有一種哭泣殺神的感覺啊。」小說家筆下涉及的，大多是殘酷暴亂的世界狀態，但他們的人又都很友善。潘怡帆表示把小說讀進去以後，會發現小說家的心是溫柔的，想要讓世界有所改變。

她以時尚的概念比擬字母會的寫作：「像Fashion show舞台上出現的衣物，根本不會在市面上買得到。重點不在於賣那些奇奇怪怪的東西。那比較是一種概念，一種可能性的展現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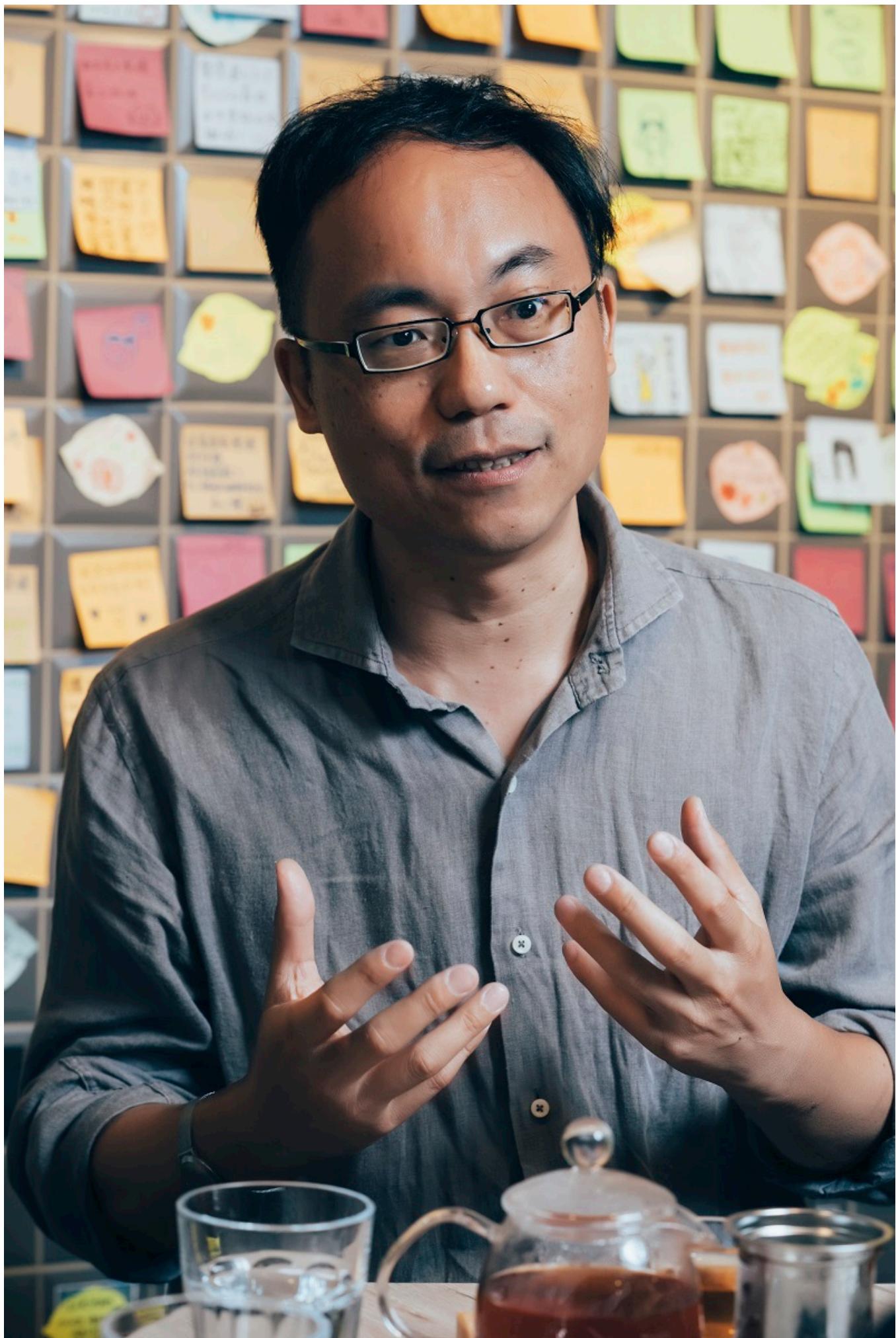


■文學作家的生存實境秀

字母會與現在台灣文學的區別呢？楊凱麟好整以暇地說明，首先是大部分人以為文學就是文學史，也就是談文學時，講的都是文學的過去，一概只能背轉身去讀50年前的作品，例如1970年代白先勇的臺北、1940年代張愛玲的上海。

「但是，什麼是文學的現在？文學活生生的樣子到底是什麼？」楊凱麟提出根本疑惑。而字母會是一批以文學作為志業、非常窮困的優異作家，生來就是想寫文學，一輩子要做文學。他們就是現在的文學，有能力讓文學重新成為活體。

楊凱麟說：「字母會就是文學作家的生存實境秀或擴增實境——一群人被丟到極限環境、密閉空間，什麼都沒有，只有求生意志。」他們就像《神鬼認證》的傑森·包恩，必須設法在四面八方的圍殺情勢裡活下來。他們是被遺棄、失憶的人，而唯一的技藝就是寫小說——寫小說就是他們的生存能力。



雖然楊凱麟覺得舉麥特·戴蒙飾演的角色不是太好，但也不是不貼切。畢竟，麥特·戴蒙同時還因為《搶救雷恩大兵》、《星際效應》、《絕地救援》等電影，坐擁另一個封號：「世界上最欠『救』的男人」。認真說起來，陷入絕地的文學，不也很需要有人推上一把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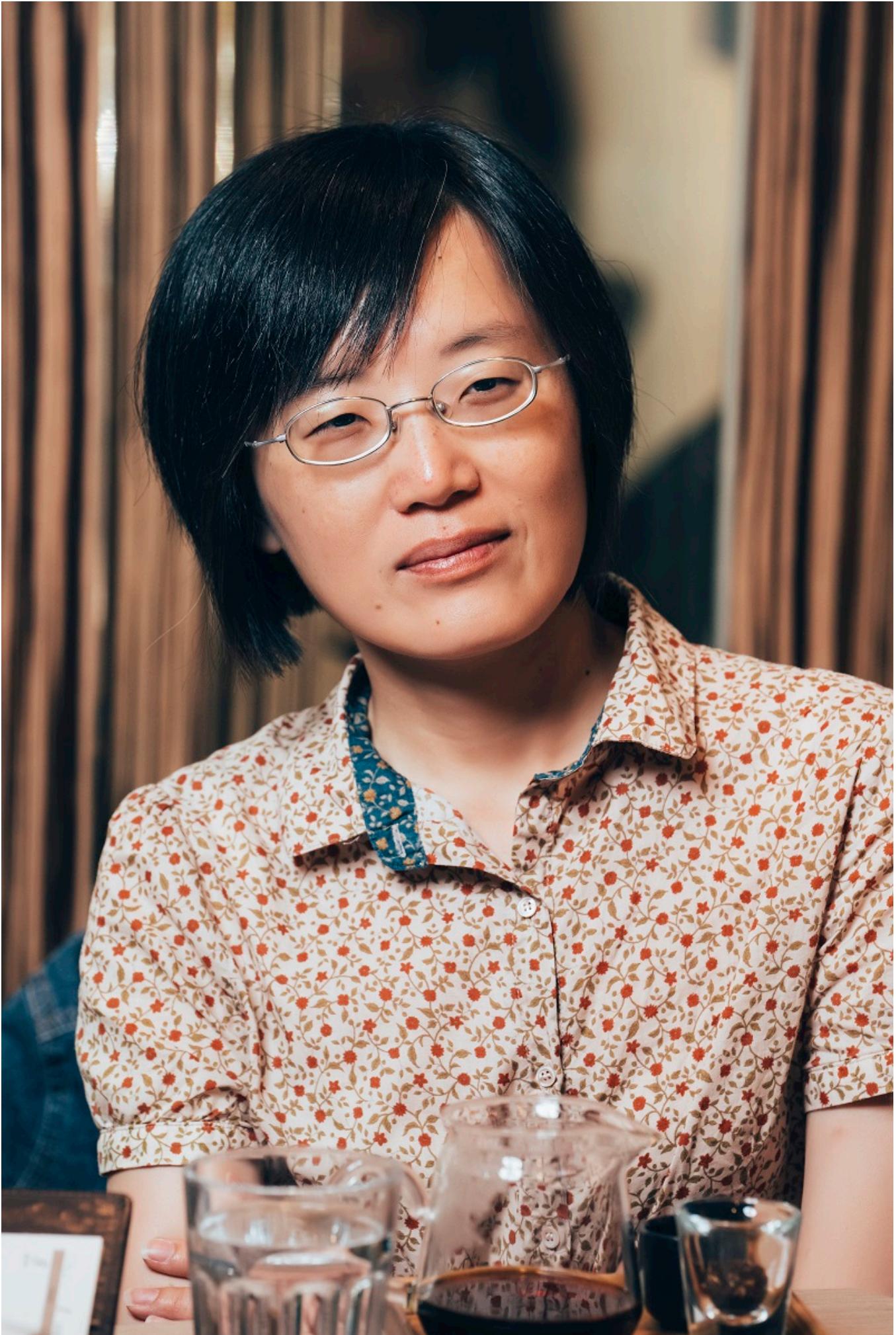
楊凱麟接著話說從頭，認為在光復以後，台灣文學與西方有兩次重要的大碰撞。其一是現代主義，1970年代白先勇、王文興等人產生了很大的震撼與革新。其二則是1990年代，來到後現代的衝擊，如張大春、朱天文、林燿德等，都展開各種後設形式、結構翻新的小說實驗，使得台灣文學有飛躍性的進展。楊凱麟將之比擬為拉美文學大爆炸：「這是台灣文學的大爆炸。」

20年過去了，楊凱麟以為應該是時候迎接第3次小說創作與思想之間的碰撞。20世紀下半葉的法國思想浪潮，是第3次人類思想的大爆炸，「當代哲學的概念是重新打開，就像卡夫卡說的，每一本書都該是劈開腦袋的冰斧。」

他想要藉由26個字母所展演的26種哲學概念，與小說結合，布置精巧的機關，有各式各樣的陷阱、地雷與不可能性，讓小說職人去進行不可能任務，在絕對密室的情況下，仍能打開逃命的路。「這樣的小說將具有啟發性，不止是產品。不是像坐了一次雲霄飛車，什麼都沒有變化，而是讀了以後會讓人截然不同，不再是原來的那個自己。」楊凱麟講述。

他相信，現在還在讀的經典小說，必然有思想性，並不只是單純地講故事。他的語氣又堅定又溫和，「而唯有對世界擁有新觀點，表述我們和世界的嶄新關係，才能讓文學成為誘惑的場所。而小說也才能使人進入陌異的狀態，腦袋被徹底劈開，最終開啟重新認識世界的可能。」

■出版社必須用實驗精神，戮力回應作者



在出版的角度來看，字母會的魅力為何？在莊瑞琳的理解，歷史上本來就有不少作家做過詞典式的創作，比如福婁拜、米蘭·昆德拉等。我想得到的，最近還有郭小櫓、韓少功，又或美國字母天后蘇·葛拉芙頓的字母推理小說。不過，在根據同一小說題目寫出多樣性歧義的文學社群這一點上，字母會顯然是獨特的創舉。

而她尤其關心的是，像字母會這樣一個持續5年的文學社群，究竟有何意義？對她來說，當一群創作者聚集起來，不止是作品有魅力，而是參與的每個環節都充滿實驗的可能。莊瑞琳講：「不是把他們寫好的東西印好出版就好了，而是出版社必須在每一個環節，用實驗的精神戮力回應這個社群。」

莊瑞琳以「致命的吸引力」來形容字母會。因為他們讓她不止是單純的出版者，而是勢必要用創造的角度去製作《字母會》書籍。她得去挖掘、回顧、理解字母會5年以來的意義，不僅是作品而已，還有創作者們各自的文學生命，將之統統收入這一次的出版行動。因之，在每一本字母書以外，她還設計了字母特刊、書店策展等等活動。

大學時也活在後現代大爆炸的莊瑞琳，想著有沒有可能過了中年，可以再一次現場目擊另一次文學大爆炸？這無疑成為她和衛城出版參與字母會出版計畫的最大動力。當她問著「文學究竟還能夠問人生、時代和世界什麼？我們還能透過文學發問和尋找嗎？」時，彷彿帶著強大的光之氣場。

■ 《明日邊界》般死而後生、再死再生的文學



潘怡帆如何看待字母會的價值，評論怎麼樣跟著小說一起移動？她臉上依舊掛著微笑，「文學之所以吸引我，就在於它是沒有終極的、永恆的重啟。」

她提到一位法國思想家的概念，說有兩種文學：一種是沒辦法讀的爛作，但人們讀很多；另一種則是讀不懂的傑作。可是真正好的東西，從來不會一看就懂，那比較是你讀這一次好像懂了一點，下一次再讀又多了一點點，但始終不完全，沒有捉住完整的樣貌。

「文學傑作總是會迫使你思考，迫使你進入作家創造的世界。」於是，於是人們會一而再地重讀。她相信：「作品會不斷地變幻，且永遠處在重新開啟的狀態，不可能終止。這就是文學的核心價值。」

此外，作為評論者，她以為「文學評論不是為了揭穿作品的謎底，不是為了摧毀，而是讓作品的創造力往前重新推進。」換言之，評論的本身也是一種創作，一種在作品裡的再創作。

同樣的，衛城出版所推出的字母特刊，也是使創作重新流動的作法，使得字母書回復到神奇的活體狀態。她極具信心地說：「那是讓字母會重新再活一次。」這跟湯姆．克魯斯的《明日邊界》不也很相像嗎？

是的，一次，再來一次，不斷地再活一次，接近永恆。

■文學的未來，來了

眼前，楊凱麟、潘怡帆，和衛城出版莊瑞琳，就像美漫英雄背後的神盾局人員，他們來自不同領域，但同樣對文學有所信仰，都有職人的尊嚴。他們在幕後用盡心力，想要引爆文學，想要將字母會小說家們推到最極限，想要打造可能性的文學運動，想要重現開始的開始，想要逼近未來。

《字母會》的第一本A是未來，最後一本Z則是零。從未來到零，從零開始，這個排序不就直接指涉了文學的重啟意義嗎？是的，文學的未來來了，就是現在。●

拍攝場地提供：[樹樂集 Trellage Life Cafe](#)